



07553

性理群書集覽卷二十七

理氣二

天文

日月

程子曰日月之為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日月之在

天猶人之有目。目無背見。日月無背照也。○天地日月

一也。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灑。然耀之光。乃日之光也。

○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或問日月有

定形。还自氣散。則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究其極。則此

二說歸于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

人所見為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

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

也。○問日蝕有常數者也。然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

乎。曰天人之理甚微。非燭理明其孰能識之。曰無乃夫

數人事交相勝負有多寡之應耶。曰似之。未易言也。

朱子曰月體常圓。無關。但常受日光。為明初三四是日在

下。照月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

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中是

地影。月古今人皆言有關。惟沈存中云無關。○月無盈

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至初三方

漸漸離開。夫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

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程子謂

性理群書卷二十七

理氣總論

七



日月只是氣到寅上則寅上自光氣到卯上則卯上自光者亦未必然既曰日月則自是各有一物方始各有
一名星光亦受於日但其體微爾五星之色各異觀其
色則金木水火之名可辨衆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不如
此衆星亦皆在旋唯北辰不動在北極五星之傍一小
星是也蓋此星獨居天軸四面如輪盤環繞旋轉此獨
為天之樞紐是也日月薄蝕只是二者交會處二者緊
合所以其光掩沒在朔則為日蝕在望則為月蝕○邵
康節謂日太陽也月太陰也星少陽也辰少陰也辰非
星也又曰辰弗集於房房者舍也故十二辰亦謂之十
二舍上辰字謂日月也所謂三辰北斗去辰爭十二來

度日蝕是日月會合處月在日之下或在上故蝕
月蝕是日月正相照伊川謂月不受日光意亦相近蓋
陰盛亢陽而不少讓陽故也又曰日月會合故初一初
二月全無光初三漸開方微有弦上光是哉生明也開
後漸亦光至望則相對故圓此後復漸相近至晦則復
合故暗月之所以虧盈者此也○晉家舊說月朔則去
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
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
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
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
矣安得未望載說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迴日以為明

乎故唯近世沈括之說乃為得之蓋浩之言曰日本無
先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
側而所見總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
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
也近歲王普又補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
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
景像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
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
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
生也若顧兔在腹之間則世俗狴狴蛙兔之傳甚惑久
矣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傍
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影畧有形
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或
問弦望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
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如
二分二至也是四分取二因說曆家謂舒前縮後近一
遠三以天之圍言之上弦無下弦時月日相背皆四分
天之一。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蔡季通云日在地
中月行天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中也傳周圍空處避
出故月受其光曰若不如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
時月上月在下則月而向天背有光向地者無光故
人不見及至望時月而向人背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

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各有許多光又曰月常有一半
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問
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者未理或有之然
非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這了他光耳如鏡子中被一物
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地
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暈也問日光
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頓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這一
塊實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礙耳。問月受日光只是得
一邊光曰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不是無光光都載在
上面一邊故地上無光到得日月漸遠相遠時漸擦在
月光漸見於下到得望時月光渾在下面一邊望後
又漸漸光向上去。日蝕是為月所掩月蝕是與日爭
敵月饒日此子方好無蝕。曆家謂日光以望時遙奪
月光故月蝕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蝕然聖人不言
月蝕日而以有蝕為文者闕於所不見。問日月陰陽
之精氣所謂終古與易與光景常新者其判別如何非
以今日已映之光復為未日將升之光固可略見文化
無息而不資於已散之氣也然竊嘗觀之日月虧蝕隨
所蝕分數則光沒而魄存是魄常在而光有聚散也所
謂魄者在天豈有形質耶或乃氣之所聚而所謂終古
不易者耶曰日月之該沈存中筆談中說得好日蝕時
亦非光散但為物掩耳若論其實須以終古不易者為

生理辟書卷廿七

理氣總論

四

體但其光氣常新耳。然亦非但一日一箇蓋頃刻不停也。問自古以日月之蝕為災異。如今曆家却自預先算得是如何。曰只大約可算。亦自有不合處。曆家有以爲當蝕而不蝕者。有以爲不當蝕而蝕者。問月蝕如何。曰至明中有暗虛。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之正對。月分毫相差。月爲暗虛所射。故蝕。雖是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不蝕矣。

或問日蝕之變精於數者。皆於數十年之前知之。以爲人事之所感。召則天象亦當與時盈虧。潛室陳氏曰。日月交會。日爲月掩。則日蝕。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蝕。自是行度分道。則此交加去處。應當如是。曆家推算專以

性理書卷七

理氣總論

五

此定疎密。本不足爲變異。但天文未遇此際。亦爲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脩行。庶幾可弭災戾矣。

西山真氏曰。月太陰也。本有質而無光。其盈虧也。以受日光之多。少月之朔也。始與日合。越三日而明生。八日而上弦。其光半。十五日而望。其光滿。此所謂三五而盈也。既望而漸虧。二十三日而下弦。其虧半。三十日而晦。其光盡。此所謂三五而闕也。方其晦也。是謂純陰。故魄存而光泯。至日月合朔。而明復生焉。

魯齋許氏曰。天地陰陽精氣。爲日月星辰。日月不是有輪郭生成。只是至精之氣。到處便如此光明。陰精無光。故

遠近隨日所照日月行有度數人身血氣周流亦有度數天地六氣運轉亦如是到東方便是春到南方便是夏行到處便主一時日行十二時亦然萬物都隨他轉過去便不屬他

臨川吳氏曰古今人率謂月盈虧蓋以人目之所觀者言而非月之體然也月之體如彈丸其迎日者常明明則常盈而無虧之時當其望也日在月之下而月之明向下是以下之人見其體之盈及其弦也日在月之側自下而觀者僅得見其明之半於是以弦之月為半虧及在晦也日在月之上而月之明亦向上自下而觀者悉不見其明之全於是以晦之月為全虧儻能飛步大虛傍觀于側則弦之月如望乘凌倒景俯視于上則晦之月亦如望月之體常盈而人之目有所不見以目所不見而遂以為月體之虧可乎知在天有常盈之月則知人之曰盈曰虧皆就所見而言爾曾何損於月哉

星辰

程子曰北辰不動只不動便是為氣之主故為星之最尊者

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集覽

五

附五
星也

朱子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

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之樞。如輪之轂。如磴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元。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畧刻之或停也。今曰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為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樞。一輪而四轂。一磴而四臍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解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為運轉之無窮哉。此星家淺事。不足深辨。然或傳焉之誤。則不可以不正也。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

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疑得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水星貼著日行。故半月日見。天道左旋。日月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而下人者見星。隨天去耳。星有墮地。其光燭天而散者。有變為石者。橫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宿隨天而定。皆有光芒。五星逆行而動。無光芒。問星辰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或云如燈光否。曰然。問極星只在天中。而東西南北皆取正於極。而極星皆在其上。何也。曰只是極星便是北。而天則

無定位。南極上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書說有人至海上見南極下有數大星甚明。此亦在七十二度之內。或問北辰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經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如門簷子相似。又似箇輪藏心。藏在外面動。心却不動。又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他近那辰。故雖動而不覺。如射糖盤子。祿。北辰便是中心。樞子極星便是樞底點子。雖是也隨盤轉。緣近樞子便轉得不覺。向來人說北辰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推得是北極。只在北辰邊頭。而極星依舊動。集覽 帝座惟在紫微 慈湖王氏曰 天官書大角為帝座 宋均云 坐帝座也 正義曰 大角一星在鼎攝提間 人君之象也 古其明盛黃潤則天下大同也 紫微即大微 天子之庭也 詳見晉書天文志

性理群書卷七七

理氣總論

雷電

程子曰。雷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問人有死於

雷電者。無乃素積不善常歎然於其心。忽然聞震則懼

而死乎。曰。非也。雷震之也。然則雷孰使之。曰。夫為不善

者。惡氣也。赫然而震者。天地之怒氣也。相感而相遇。故

也。曰。雷電相因何也。曰。動極則陽形也。是故鑽木取火

皆可以得火。夫二物者。未嘗有火也。以動而取之。故也。

擊石火出亦然。惟金不可以得火。至陰之精也。然軋磨

既極則亦能熱矣。陽未嘗無也。

或問雷霆何為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致堂胡氏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為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以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太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之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為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墮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為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惟光耳適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入于幻怪偽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為要也

朱子曰雷如今之爆杖蓋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雷雖

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如蠖蝮本只是薄雨為日所照

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為妹或為祥

○或問程子謂雷電只是氣相摩軋是否曰然或以為

有神物曰氣聚則湏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

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查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
張子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即此理也
○問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雪為豐年之
兆者雲非豐年蓋為凝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
萬物

問雷者陰陽擊搏之氣然有時而擊人是豈氣之所為乎
且擊人之時有所謂石與火又有書背字曰某人有此
惡者豈其氣又有神物主之耶南軒張氏曰橫渠有言
陽在內者為陰氣所蒙而不得出則震擊而為雷霆蓋
雷霆是天地間義氣人為不善又適與之感會則雷震
之有所謂火者氣之擊搏自有火生也有所謂石斧者
世襲書卷廿七
理氣總論
十
氣之墜則為石星隕亦然若所謂書字則無是理曰神
物主之者繆悠之說也

問雷者陰陽二氣相擊而成聲春秋有所謂震夷伯之廟
不知陰陽二氣亦能震物也耶潛室陳氏曰雷震固是
陰陽相搏而成聲然以陰陽之怒氣與沍氣適相值故
震要之此等陰陽自虛而有自氣而形自聲而發皆摩
盪之甚也故人或見其形或拾其物此二氣極摩盪處
小而言之則人間之灼火大而言之則虹電之氣化若

蛟龍之生物皆無而為有也集覽 震夷伯之廟按左傳

廟注 見夷伯之朝罪之也於是
展氏有隱隱焉夷伯魯大夫也

西山真氏曰雷霆雖威初非為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

莫疾乎雷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
世人惡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以
殺之也

風雨雪雹霜露

程氏曰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
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此非陽
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蛟竦之
詩曰朝濟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易言密雲
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
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雹者陰陽相搏之氣
盖沴氣也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

性理書卷七 理氣總論 二

朱子曰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盖或旋在
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此
亦可見。雨如飯甑有盖其氣蒸鬱而汗下淋漓則為
雨如飯甑不盖其氣散而不收則為霧。龍水物也其
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而自是陰陽氣蒸
鬱而成非必龍之為也。密雲不雨尚往也盖止是下氣
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盖無發洩處方能降雨
橫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虹非能止雨也
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雪花所以
必六出者盖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
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潰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數大陰

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伊川說。世間人說。電是蜥蜴做。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之。只謂之全是蜥蜴做。則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結作成底。也有是蜥蜴做底。昔聞王參議云。嘗登五臺山。見蜥蜴含水吐之。為電。及夷堅志載。劉法師嘗在陰興府西山。見多蜥蜴如手。臂大。一日無限入井中飲水。皆盡。即吐為電。蓋蜥蜴形。亦如龍。是陰屬。是這氣相感應。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交爭之時。所以下電時必寒。今電之兩頭皆尖。有稜。疑得初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電字從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為電也。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兩雪。高山無霜。露却有雪。其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煙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峯尖。煙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是雨過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或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如何。曰。露自是有清肅之氣。古語云。露結為霜。今觀之。誠是然。露氣與霜氣不同。露能滋物而霜殺物也。雪霜亦有異。霜能殺物而雪不殺物也。雨與露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清也。露與霧不同。露氣肅而霧氣昏也。天氣降而

地氣不接則為霧地氣升而天氣不接則為雲隼各即壘疑釋名在壁曰守宮亦曰蝎虎黑得色在野曰壘疑綠色東方朔傳上置守宮孟下非守宮即蝎虎也

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為蛇又有足是非守宮即蝎虎也

也五臺山披一統志五臺山在太原府五臺縣東北二百四十里環五百餘里五臺高出雲表頂皆積土因謂之臺世傳此方有文殊師利所居之地曰清凉山者即此也

志書各乃宋洪邁所著者按志所載劉法師居中西山頂有蜥蜴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災之一日繞水盤取纒入口即蜥蜴如彈丸俄頃滿地忽震雷一聲雷皆失去明日人言即日雨雹大作乃知蜥蜴所為也按

一統志除與府宋末所置治南昌縣今改為南昌府屬江西道西山在府城西大江之外三十里一名厭原山上自仙洞道書以為第十二天柱寶極真天即此

勉齋黃氏曰陰陽和則雨澤作詩不云乎習習谷風以陰

以雨亦以陰陽和而雨春之所以雨多者以當春之時

天氣上騰天氣下降故蒸滂而成雨秋亦然夏則陽亢

冬則陰過是以多晴

陰陽

程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

無窮者寒暑是也○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闢

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

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陰陽於

天地間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須去參錯然一箇升降

生殺之分不可無也○冬至一陽生却須從寒正如欲

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斷後過便

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為義終萬物始萬

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

蓄室陳氏曰大學陰陽消長之理一氣不頓消不頓

長

一

一

一

長發消之氣。却候帶些。在初長之中。初長之氣。却侵帶些。在欲消之中。凡寒暑晦明之交。接頭透頭。兩下侵帶些。所以辰戌入卦之中。宜只是止。萬物然分於東北之間。二頭接坎之殺氣。固是終。萬物一頭接震之生氣。又為始。萬物蓋震豈能顯生。惟於殺氣未盡之時。已是侵帶些子氣了。故至震方發生也。○早梅冬

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遂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柏。亦不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問張子云。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性理書卷七

理氣總論

十四

五峯胡氏曰。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之進退。

延平李氏曰。陰陽之精散而萬物得之。凡麗于天附于地。列于天地之兩間。聚有類。分有群。生者形者。色者。其不分繫於陰陽。○陽以燥為性。以奇為數。以剛為體。其為氣炎。其為形圓。浮而明動而吐。皆物於陽者也。陰以濕為性。以耦為數。以柔為體。其為氣涼。其為形方。沉而晦。靜而翕。皆物為陰者也。

朱子曰。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却是陰陽二氣。載做這五行。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干。

甲乙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五行相為陰陽又各自為陰陽。天地統是一箇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陰陽做一箇着亦得做兩箇着亦得做兩箇着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箇着只是一箇消長。陰陽各有清濁偏正。陰陽之理有會處有分處。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陰陽生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並行。天地間無兩

立之理。

米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

寒暑晝夜

君子小人天理人欲

○陰陽不可分先後說。○陽氣只是六層只

性理群書卷十七

理氣總論

十五

管上去上盡後下面空闕處便是陰。○方其有陽那裏

知道有陰。天地間只是一箇氣。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

至。是他一氣周布把來。切做兩截時。前面底便是陽。後

面底便是陰。又截做四截也。如此便是四時。天地間只

有六層。陽氣到地面上時。地下便冷了。只是這六位陽

長到那第六位時。極了無去處。上面只是漸次消了。上

面消了些箇時。下面便生了些箇。那便是陰。這只是箇

噓吸。噓是陽。吸是陰。莫做一氣固是如此。然看他日月

男女牝牡處。方見得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

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盈天地之間。所以

為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

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
以生育長養為功。其類則為剛為明為公為義。而凡
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為事。其類則
為柔為暗為私為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以陰陽善
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則
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客而陰主。又曰。天地之間
陰陽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何
適而不得其類哉。○陰陽有相對言者。如夫婦男女。東
西南北是也。有錯綜言者。如晝夜春夏秋冬。弦望晦朔
一箇間。一箇輓去是也。○問自十一月至正月。方三陽
是陽氣自地上而升否。曰然。只是陽氣既升之後。看有
欲絕。便有陰生。陰氣將盡。便有陽生。其已升之氣。便散
矣。所謂消息之理。其來無窮。又問雷出地奮。豫之後。六
陽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是天與地平分否。曰若謂
平分。則天却包著地。在此不必論。

魯齋許氏曰。萬物皆本於陰陽。要去一件去不得。天依地
地附天。如君臣父子夫婦皆然。

臨川吳氏曰。陽本實。陰本虛也。陽為氣。陰為精。陽成象。陰
成形。陽主用。陰主體。則陽反似虛。陰反似實。是不然。天
之積氣。雖似虛。然其氣急勁。如鼓皮。物之天。莫能禦。故
曰健。曰剛。曰靜。專曰動。直則實。莫能於天地之成形。雖
似實。然其形疎通。如肺氣升降出入其中。故曰順。曰柔。

曰靜翕曰動闢則虛莫虛於地然則陽實陰虛者正說也陽虛陰實者偏說也

五行

周子曰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為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為陽所揜而不得達故火陽勝蓋生之者微成之者盛三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然各以偏勝也故雖有形而未成質以氣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則陽之濕氣浸多以感於陰而舒故發而為木其質柔其性暖金則陰之燥氣浸多以感於陽而縮故結而為金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

性理群書卷廿七 理氣總論

七

凝而成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水火金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老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為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易也

程子曰動靜者陰陽之本也五氣之運則參差不齊矣○或曰五行一氣也其本一物耳曰五物也五物備然後生猶五常一道也無五則亦無道然而既曰五矣則不

可混而為一也

朱子曰氣之精英者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為金木
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則為理所以為仁義禮智信者是
也○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久各具
五行之理○天一自是生水地二自是生火生火只是
合下便具得濕底意思木便是生出得一箇鞭底金便
是生出得一箇硬底五行之說正蒙中說得好又曰木
者土之精華也又記曰水火不出於土蒙正一段說得
最好不胡亂下一字○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五行
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上為之中以河圖洛書之
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

性理辭書卷廿七

理氣總論

十一

也故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為
發生之性水為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
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
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
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
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
不致以信者列序於其間蓋以為無適而非此也○陰
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
○清明內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日○火中有
黑陽中陰也水外黑洞洞地而中却明者陰中之陽也
故水謂之陽火謂之陰亦得○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

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爾曰然○或問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意也復問這箇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一曰且如這箇光也有在硯蓋上底也有在墨上底其光則一也○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橫渠說得好只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則不屬土問火附水而生莫亦屬土曰火自是

箇虛空中物事問只溫暖之氣便是火否曰然五家曰曲

直能既屈而反伸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質則生火然而不雜此蓋得土之精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而不耗也蓋得土之精於水相待而不相害樂土之反流而不耗也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箇物事○以氣

而語其生之序則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此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問木之神為仁火之神為禮如何見得曰神字猶云意思也且如一枝柴却如何見得他是仁只是他意思却是仁火那裏見得他是禮却是他意思是禮○問二氣五行造化萬物一闔一闢萬變是生所謂五行之氣即雷風水火之運耶又即二氣之參差散殊者耶先儒謂物物皆具則人之氣稟有偏重者謂之皆其可乎或謂雖物皆具而就五行之中有得其多者有得其少者於此思之殊茫然未曉曰五行之氣如溫涼寒暑燥濕剛柔之類盈天地之間者皆是舉一物無不具此五者但其間有多少分數耳○陰陽播而為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甲乙木丙丁火春屬木夏屬火年月日時無有非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只是二五之氣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差不齊如此

李氏希濂曰近見勉齋黃氏論五行多所未解其曰生之

序便是行之序而以太極圖解氣質之說為不然以洪範五行一曰二曰為非有次第但言其得數之多寡以夏後繼以秋為火能生金惟其能生是以能尅夫五行一也而以為有生與行之異則誠若近於文離者然天

地之間未有不以兩而化成者也。以二氣言則互為其根者氣也。分陰分陽者質也。以五行言則有形體而分峙於昭昭之間者其質也。無形體而默運於冥冥之表者其氣也。夫豈混然而無別哉。故就質而原其生出之始則水火以陰陽之盛而居先。木金以陰陽之稱而居後。此質之序也。就氣而探其運行之常則木火以陽而居先。金水以陰而居後。此氣之序也。質雖以氣而成然其體一定而不可易。氣雖行乎質之內而其用則循環而不可窮。二者相次以成造化。今必混而一之。則是天地之間不過輪一死局。而無經緯錯綜之妙。其為造化亦小矣。此其一也。五行之生同出於陰陽。有則俱

有誠若不可以次第言。然水火者陰陽變合之初氣之

至精且盛者也。故為五行之先。水陰而根於陽。火陽而

根於陰。故水又為火之先也。有水火而木金生焉。木華

而疏金寔而固。故水金次於水火。而木又為金之先也。

土則四者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次五焉。易大傳自天

一至地十以為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正指五行生成之

數而言。按之河圖可見。而洪範五行亦以是為次。此河

圖洛書所以相為經緯也。今必削其次第。而但以得多

寡為說。則是以五行之質。水木皆陽之所為。而無與乎

陰。火金皆陰之所為。而無與乎陽。既乖生成之序。復寔

變合之旨。所謂五行一陰陽者。皆為虛語矣。然勉齋亦

云初只是一箇水水暖後便是火此兩箇是母木是水之子金是火之子是四者之序亦未嘗無但所謂水暖後便是火與金是火之子亦未詳其義而恐其未安耳

按水暖是火蓋取既生鬼陽曰鬼之意但二者恐自不同此其二也若火生金之說

則尤不可曉若以相生為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若以相

尅為序則當曰水火金木土未有其四以生相受而其

一獨以尅相生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周子亦曰五

氣順布四時行焉是四時之內固備五行之氣也惟土

無定位寄旺於四季辰未戌丑之月土之所旺也土旺

則皆可以生金矣然辰未陽也戌丑陰也陽則生陰則

成辰未固皆陽也春木之氣盛則土為之傷夏火之氣

盛則土為之息故季夏本土旺之月而又加之以火則

為尤旺故能生金而為秋此其相生之序豈不瞭然甚

明也哉被五行家金生於巳蓋辰之所生也但孕育方微必至季夏然後成體而為壯耳今但

見夏之後便繼以秋思而不得其說遽斷之曰火能生

金竊恐其為踈矣月令以中央土繼於季夏之後素問

於四時之外以長夏屬土皆是此意與十幹之序昭合

自炎黃以迄于今未之有改周子朱子蓋皆取之今一

旦創立孤論以行其獨見愚恐其不合乎造化本然之

體也炎黃謂神農軒轅也

或問氣行於天質具於地則是有氣便有是質氣如是質

便如是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以質而言

其生之序則水火木金土氣之序如此質之序如此
室陳氏曰五行始生謂大極流行之後自氣而成質自
柔而成剛水最柔故居一火差剛故居次至木至金至
土則漫堅剛故洪範與易言所生之序皆如此氣則成
四時之序即五行之序也

臨川吳氏曰十幹十二支之名立而相配為六十不知其
所始世傳黃帝命大撓作甲子或然也漢之時術家以
六十之四十八配周易八純卦之六爻謂之渾天納甲
不過以寅卯二支為木巳午二支為火申酉二支為金
亥子二支為水辰戌丑未四支為土而已後世所謂納
音者每支五行備而每行周乎十二支幹則否壬癸各
旺理氣總論

二水而四金四木丙丁各二火而四土四水戊己各二
土而四木四火庚辛各二金而四木四土甲乙不為木
而四火四水四金焉予嘗謂納甲之五行猶先天之卦
納音之五行猶後天之卦也且納音始於誰乎五行之
上曰某水某火某土某金某木者又始於誰乎疑末世
術家猥瑣之所為也

集覽黃帝命大撓作甲子按武經
總要黃帝命大撓推天地之
德操五行之情以占斗柄所建始作
甲子注大撓黃帝之臣撓教切

四時

朱子曰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皆
以待者相為用也○春為感夏為應秋為感冬為應若
統論春夏為感秋冬為應明歲春夏又為感○只是一

箇道理界破看以一歲言之有春夏秋冬以乾言之有元亨利貞以一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一日言之有旦晝暮夜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為春氣長得過便為夏收斂便為秋消縮盡便為冬明年又復從春處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

魯齋許氏曰長生長春如何長得春夏秋冬寒暑代謝天之道也如春可長亦不足貴矣○南北東西是定體相對春夏秋冬是流行運用却便相循環一體一用

臨川吳氏曰風木冬春之交北冬之維艮震也君火春夏

之交東南之維震巽也相火正夏之時正南之方離也

溫土夏秋之交南西之維坤兌也燥金秋冬之交西北

性理書卷七

理氣總論

苗

之維兌乾也寒水正冬之時正北之方坎也此主氣之

定布着也地初正氣子中而丑中震也地後間氣丑中

而卯中離也天前間氣卯中而已中兌也天中正氣巳

中而未中乾巽也天後間氣未中而酉中坎也地前間

氣酉中而亥中艮也地終正氣亥中而子中坤也此客

氣之加臨者也主氣土居二火之後客氣土行二火之

間終艮始艮後天卦位也始震終坤先天卦序也世以

歲氣起大寒者似協後天終艮始艮之文然而非也楊

子建以歲氣起冬至者真契先天始震終坤之義子干

歲之冬至起燥金而生丑中之寒水丑未歲之冬至起

寒水而生丑中之風木寅申歲起風木卯酉歲起君火

寒水而生丑中之風木寅申歲起風木卯酉歲起君火

辰戌歲起濕土巳亥歲起相火皆肇端於子半六氣相
生循環不窮宜歲歲間斷於傳承之際哉然則終始乎
艮者可以分主氣所居之位而非可以論客氣所行之
序也○天地陰陽之運往過來續木火土金水始終終
始如環斯循六氣相生之序也歲氣起於子中盡於子
中故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子平之歲始冬至燥
金三十日然後禪於寒水以至相火日各六十者五而
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復終於燥金不末之歲始冬至寒
水三十日然後禪於風木以至燥金日各六十者五而
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復終於寒水寅申以下皆然如是
六十年至千萬年氣序相生而無間非小寒之末無所
於授犬寒之初無所於承隔越一氣不相接續而截自
大寒為次年初氣之首也此造化之妙內經秘而未發
啓玄子闕而未言近代揚子達昉推而得之

地理

兼收附

朱子曰山河大地初生時須尚輒在○河圖言崑崙者地
之中也素問曰夫不凡西北地不滿東南註云中原地
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濤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
高下可知矣○水經云崑崙取嵩山五萬里看來不會
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
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西
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

諸國在其正南。大抵地形如饅頭。其然失則崑崙也。○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為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于左。是為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東。太行諸山相繞。海島諸山亦皆相向。右河南。遶直至泰山。遶海第二重。自蜀中出。湖南出廬山諸山。第三重。自五嶺至明越。又黑水之類。自北纏繞至南海。○河東地形極好。乃堯舜禹故都。今晉州河中府是也。左右多山。黃河繞之。高華列其前。○河東河北。皆繞太行山。堯舜禹所都。皆在太行下。○太行山一十里。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最高處。過河時。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上黨。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之極高。潤注云。太行千里一塊石。山後是忻代諸州。泰山。即是太行之虎山。或問平陽蒲坂。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穢瘠。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後秦如何都得。○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右旋

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為險又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來至長安

而盡他錄依關中之山皆自西而東若橫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橫山皆黃

石山不○東南論都所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諸

方水道所湊一望則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

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視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不及建

康然今之武昌非昔之武昌吳都武昌乃今武昌縣地

勢迫窄只恃前一水為險耳鄂州正今之武昌亦是好

形勢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若

臨安進只可通得山東及淮北而已○天下之山西北

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

一支又自嶠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

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大凡兩

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

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邗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

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福建二廣○

岷山之脈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

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表潭之境以盡

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

此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淝江之源而北其首以

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仙霞嶺在信則分水

之右其脊脈發去為臨安又發去為建康○江西山皆

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都是自北而南。故皆順。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澗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澗冬寒夏熱。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為東南交會處。蒼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交之衝。蔡伯靖言。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西北地至高。地之高處。又不天之中。地有絕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堅昆都督府。其地夜易曉。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絕處。日影所射也。其人髮皆赤。至鐵勒。則又北矣。極北之比。人甚少。所傳有二千里松木禁人斫伐。此外龍蛇交雜。不可去。通鑑說。有人適外國。夜熟一羊脾。而天明。此是地

性理書卷八

理氣總論

文

之角尖。庚日入地下。而此處無所遮蔽。故常光明。及從東出。而為曉。其所經遮蔽處。亦不多耳。自古無人窮至北海。想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緣。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濶。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在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海那岸便與天接。或疑百川赴海。而海不溢。蓋是乾了。有人見海邊作旋渦。吸水下去者。海水無邊。那邊只是氣蓄得在。海水未嘗溢者。莊周所謂沃焦土是也。椰子去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於東。而復繞於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於高原。而下流於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

復為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金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火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女真起處有鴨綠江傳云天下

有三處大水曰黃河曰長江并鴨綠是也。若以浚儀與潁川為中則今之襄漢淮南等處為近中。○問周公定豫州為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便際海道里長短異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曰

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海外有甚夷諸國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

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為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爾所謂地不滿東南也。禹貢言東西南北各二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以言五千里。今視中國四方相去無五千里想他周公

且恁大說教好看如堯舜所都冀州之地去北方甚近是時中國土地甚狹想只是畧羈縻至夏商已後漸漸開闢如三苗只在今洞庭彭蠡湖湘之間彼時中國已不能討三苗所以也。負固不負集覽于闐外夷國名按

居葱嶺之北二百餘里自漢至唐皆入貢中國五代晉時其王李承天自稱唐之宗屬遣使入貢冊為大贊正

開國王宋初屢朝等不絕國朝亦樂於貢項目打賜等亦不刺金篋使滿抄哈木丁等貢玉葉詔如賞賜臣

三諸國王勿掌曰天竺即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史記天

乾壽李許曰一名天壽所謂身毒國是也顏師古曰身

首天又音乾毒音篤今天竺國是蓋身毒聲轉為天竺

性理群書卷七

理氣終論

九

萬里佛道所其人修海者通不殺伐委以成俗土
象犀瑤州金銀銅鐵鉛錫之類其郡按書傳注冀州帝
都之地三面非河究河之西非河之東隸河之北周禮
饋以河內曰冀州是也(雲中)按一統志雲中郡唐初
所置治雲中縣今為大同府屬山西道龍門西河按秦
氏書傳龍門山名地志在鴻恩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
勝也西河冀之西河也(華山)按一統志華山在西安府
華陰縣南一十里即西岳也五嶺張濬廣州記大德治
安臨賀北陽湖陽是為五嶺也(德順)南康記南安大
安嶺桂陽騎田嶺九嶺都龍嶺臨賀南浩嶺治安越城
嶺漢都中原(按)一統志袁都平陽今為平陽府屬山西
道中原猶言中華也(河東)太行按一統志河東郡秦
初所置治安邑縣唐初罷之今隸屬平陽府太行山名
在平陽府絳縣東二十里山極高峻西北諸山家其支
脉廬山按一統志廬山在南東府西北二十里百名南
障世傳周武王時匡俗兄弟七人結廬隱居於此故名
(明越)三州名按一統志明州唐初所置治鄆縣今為魯
波府越州隋初所置治山陰縣今為紹興府已上俱屬
浙江道黑水之嶺自北纏繞至南海按一統志黑水在
叔州府城東南一十五里即南黃溪輿地志謂此水即
禹貢之黑水按禹導黑水至于三危南流入于南海今
此水則自西南夷界流入于南黃洞入于江名同處異也

性理書卷七

理氣河論

三十

堯舜禹故都冷晉州河中府是也史記堯都平勃都
蒲坂禹都安邑按一統志蒲坂今為蒲州安邑今為安
邑縣晉州今為平陽府河中府今為蒲州已上俱屬山
西道澤州按一統志略州後周所置治長子縣今因之
屬山西道亦依路氏按一統志赤狄潞子國本國之黎
國春秋時晉滅潞子嬰兒復立黎國今潞州是也太原
晉陽按一統志太原郡名黎初所置今改為太原府屬
山西道晉陽縣名秦初所置今改為太原府屬太原府
所代諸州按一統志折代一州皆隋亦晉今因之太原
太原府函谷關按一統志函谷關有二舊在河南府
寶鼎南一十里老輔西慶田文東出即此夏新在河南
府新安縣東二里須羽坑秦卒即此夏建康按一統志
建康郡名治珠陵縣今改為應天府直隸京師關漢宮
地西兩夷傳調發積害慮願師古曰要害者在於我宮
要於敵為害也臨安按一統志臨安府各南道所置治
錢塘縣今改為杭州府隸浙江道武昌按一統志武昌
軍名唐初所置治江夏縣今改為武昌府屬湖廣道治
所乃隸焉吳都武昌按一統志武昌郡名孫吳所都晉
廢武昌縣今因之為武昌府隸湖廣道關忠縣關王
氏曰關中本陝西之地故曰關中今關輔之地是也
洛二川名按一統志許州後周所置治長社縣今因之

嶺南封府洛州此齊所置洛陽縣今改為河南府

河南道自嶧家漢水之北嶧家山名按一統志嶧家山

有二一在漢中一在鞏西一百二十里漢水出龍西嶧家山

家導漾東流至漢即此又按漢水出龍西嶧家山

漢中流經郿均州此化至襄陽府城北又東南經宜

成抵安陸川至大別山入于江其水因地而名曰濠曰

沔曰漢曰滄浪蓋總名為漢別言之則有四耳陽州按

一統志揚州隋初所置治江都縣今因之直隸京師

山按一統志岷山在成都府茂州羌之列鷲村一名岷

峯即隴山之南首故稱龍寫又名汝焦山其附曰羊膺

江水所出也山直上六十里嶺之最高者遇大雪開洋

望見成都江出岷山按一統志岷江即四瀆之一俗名

汶江源出岷山經茂州城下西南至威州又過汶川轉

而東南至灌縣過金馬口至新津縣與皂江水合

按一統志衡山在衡州府衡山縣西三十里五岳之一

也寰宇記云宿當翼軫度應機故曰衡山即此九江按書

傳九江即今洞庭湖也按一統志洞庭湖在岳州府城

西南蓋沉漸元辰叙酉澧資湘九水皆合於此故名九

江是也東度注嶺者則包湘源桂嶺湘源二縣名按一

統志桂嶺縣本唐所置屬賀州今為賀縣屬平樂府湘

源縣本隋所置隸永州今省入全州屬桂林府此經表

潭之境秦潭二州名按一統志袁州隋初所置治宜春

縣今陞為袁州府屬江西道潭州唐初所置治長沙縣

今改為長沙府隸湖廣道東度更嶺者則包彭蠡之澤

地理書卷七

理氣總論

一

一

源縣本隋所置隸永州今省入全州屬桂林府此經表

縣南一百里宋史告帥開陝北蒙人以石鑿路三百六

級信川唐初所置治上饒縣今為黃信有隸江西道

贛上未領州名按一統志贛州各按一統志治贛縣今為

贛州府贛江西道新襄三州各按一統志治贛縣今為

置治江陵縣今為荆州府襄州西魏所置治襄陽縣今

為襄陽府已上俱屬湖廣道滑州西魏所置治襄陽縣今

幹乃高車耶落名居瀚海北其地畫長夜短日方沒後

天色正醜糞羊脾適熟日復出矣堅昆都督府按綱目

唐初堅昆西域國名在丹西馬都督府於此既而歸

其地在樂勝川北經秦長城北行經砂磧十三日方到

其國歸墟尾間亦有沃焦之號在子秋水篇天下之水

莫大於海西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間洩之注

尾間東海洩水處一各沃焦一石方圓一統志女真北魏

之無不焦也女真起處有鴉綠江之東後漢謂之挹婁北魏

國名古赫肅之地在混同江之東後漢謂之挹婁北魏

謂之勿吉隋書謂之黑水靺鞨即金鼻祖之部落防泥

女真臣屬於遼至阿國打始大易郡建國曰金亡歸

於元也鴨綠江在遼東都司城東五百六十里按唐書

東楚列傳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也若鴨頭故名鴨

綠後漢與頽川為中按一統志浚儀縣名漢初所置今

改祥符縣為開封府治所仍舊馬頽川即名本秦所置

沿陽翟縣今為鈞州舊開封府交趾南夷國名古為南

交之地今為安南國是也土圭測天地之中禮也官以

土圭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注土圭所以致四時句

月之景也土圭之長尺有五寸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

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頽川陽城地為然豫州

為中按史記豫州即成周之洛邑周公營洛為王城以

為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理均平今為河南府是也驕

騫索隱曰驕馬絡頭繫牛也漢儀云言人被牽制如

馬牛之受羈繫也三苗書蔡氏傳曰三苗國在江南荆

揚之間恃險為亂者也今湖南漢洞時猶竊發俘而詢

之多為插姓豈其遺種歟正義曰今江鄂岳三州之地

是也地理沿革表今

性理群書卷之七

理氣總論

東萊呂氏曰關中是形勢之地洛是都會之中欲據形勢

須都關中欲施政今須都洛

問阻三面而守之以一面東制諸侯此關中之形勢然漢

高道南陽過酈析以叩武關而關中無擊析之限既而

總元載脩魏大燕改元聖武階長安二載其子嬰緒幾
之靈道濟按南史靈道濟高平金鄉人杜宋參建武將
軍府事遷大尉參軍統武帝北征所至望風降附封永
信縣公冊賜洪文帝即位進位司空鎮壽陽道附立幼
當特威名甚重後為朝廷所疑見收怒曰汝汝萬里長
城圖谷按通鑑宋武帝姓劉名裕鉅城人少勇健有大
志初參劉牢之軍事因謀殺恩樹下邳太守晉安帝時
起兵誅桓玄有功封宋公進爵為王既而弑恭帝襲其
位建國號宋館建業江陵按一統志江陵縣名本漢所
置今因之為荊州府治所仍屬焉荊州按一統志荊州
州府隸湖廣道

九峯蔡氏曰河北諸山根本春脈皆自代北寰武鳳憲諸

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
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幽冀以入于海
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
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

性理釋書卷七

理氣總論

萬

又次一支乃為恒山此大河北境之山也其江漢南境
之山則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
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表筠之地至德安之敷淺原二
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
北孔氏以為衡山之脈連延而為敷淺原者非也

寰武嵐憲諸州按一統志寰州本唐所置今為馬邑縣

屬大同府武州本漢所置今省入故址在大同府朔州

西一百五十里嵐州後魏所置今為靜樂縣屬太原府

靈州宋物所置今為靜樂縣屬太原府桑乾按一統志

桑乾河名在大同府城南六十里源出馬邑縣北洪溝

山下與金龍池水合流東南入壺口大岳二

載壺口即此太岳山在平陽府吉州西七十里禹貢既
各按一統志汾水在太原府城西二里西出靜樂縣
管岑山經太原清源交城文水祁縣至平遙介休入平
陽府靈石縣界晉水源出太原縣西南二十里懸壺山

流分三派。其北一脈。南入汾水。東入滎水。南入漢水。東入滎水。並入汾水。王屋三山。各按一統志。新蔡山在澤州陽城縣西。七十里。王屋山在陽城縣南。崑崙山在真定府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即北岳也。表鈞二州各按一統志。鎭州唐初所置。今為常州府。屬江西道。德安之敷淺源。按一統志。德安縣名。揚吳所置。今因之。屬九江府。又按書傳敷淺源在江州德安縣博陽山北。

臨川吳氏曰。天下之山脈。起於崑崙山脈之所起。即水原之所發也。水之發自崑崙者。其原為最遠。惟中國之河為然。漢之發原於嶓冢。江之發原於岷山。以西觀他水。亦可謂遠。而非極於山脈。初起之處。則不得與河原並也。故天下有原之水。河為第一。古人祭川。先河後海。重其原也。

性理辭言卷十七

理氣總論

廿五

程子曰。今夫海水潮。日出則水漲。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復生。却不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水。自然能生也。以下論潮汐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為陽中。酉為陰中。

中。余襄公安道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轉。一日一圓。臨於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自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

欽至望常後一夜朔自望而晦後後一晝朔則望前後
月行差矣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
如之月波之深其行差違故朔之天來亦合否不盡盈
匿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添夏晝潮常太
秋冬夜潮常太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初猶
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太
常在朔望之後也○潮之遲速大小自有常舊見明州
人說月加子午則潮長自有此理沈存中筆談說亦如
此謂月在地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酉

問海翁謂月加子午則潮長未識其說潛室陳氏曰此說
不可曉今海若者但云月上潮長月落潮退誠驗其言
是乃月加卯酉方位非子午也朔日之潮可驗朔日月
與日會日繞出卯方即潮長繞入酉方即潮又長是月
與日相隨出沒

性理叢書卷七

理氣總論

廿六

古州馬氏曰禮記曰曰潮致月曰夕江海之水朝生為潮
文至為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
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曰朔至望明生
而為息自望及晦魄見而為消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
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日起於朔月盈於望一朔
一望天西運一周有奇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
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于地下之中而會於月
潮於寅則汐於申潮於巳則汐於亥兩辰而盈兩辰而
縮日百刻刻為三分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得三十度八十分
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漸遠於日故

潮汐之期。收後日。後六刻三分刻之一。一朝夕而垂至。故一晦朔而垂周。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主而汐微。仲秋月。明月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疑弱。於大暑。於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性理群書集覽卷之二十七 畢

性理群書卷廿七

理氣總論

世

和必曰

大寒

流中

和再

和再

性理群書集覽卷之二十八

鬼神

總論

程子曰聚為精氣散為游魂聚則為物散則為變觀聚散則鬼神之情狀著矣萬物之終始不越聚散而已鬼神者造化之功也。鬼是往而不反之義。物形有大小精粗之不同神則一而已。或問鬼神之有無曰吾為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為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

張子曰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目為鬼神所謂吉凶害福誅殛窺伺豈天所不能耶必有耳目口鼻之象而後能之耶

性理群書卷之二十八

鬼神總論

乙

藍田呂氏曰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爾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

朱子曰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緊切處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皆是察見得天地之理如此。神伸也鬼屈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至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鬼神不過陰陽消

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魄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為物何物而無鬼神遊魂為變魂遊則魄之降可知○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問鬼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權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

得乃所以為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問先生說鬼神自有界分如何曰如日為神夜為鬼生為神死為鬼豈不是界分○問先生前說日為神夜為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皆是夜鳴○雨風雷霆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于梁觸于冒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即此便見○鬼神死生之理定

不如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
處且莫要理會○問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如
鬼神事今是有是無張仲隆曾至金沙堤見巨人迹此
是如何或謂冊子說并人傳說皆不可信須是親見其
平昔見冊子上并人說得滿頭滿耳只是都不曾自見
曰只是不曾見畢竟其理如何張南軒亦只是硬不信
有時戲說一二如禹鼎鑄魑魅魍魎之屬便是有這物
深山大澤是彼所居處人往占之豈不爲崇問敬鬼神
而遠之則亦是言有但當敬而遠之自盡其道便不相

關曰聖人便只是如此說嘗以此理問李先生曰此處
不須理會集覽樊遲問知按一統志樊須魯人孔門第
子嘗問問仁如又嘗問祭德惟慈辨誠

性理書卷八

鬼神總論

三

孔子屢因其失而告之後世遂封益都矣禹鼎銘魑魅
魍魎之屬前郊祀志禹後九枚之金以鑄九鼎象九州
武王克商遷之洛邑及周之衰鼎遂淪伊敘二水之間
毛晃曰魑魍精怪也亦作魑魍魎山川精物說文作魑
魍社預曰
水神也

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

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

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

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爲神體魄

爲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

造化之跡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昔者李路蓋嘗問事鬼

神之說矣夫子之所以告之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

得之故示其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說熾行講張

為幻莫可致語流俗眩於怪誕休於恐畏胥靡而從之
 聖學不明雖襲儒衣冠號為英才敏識亦往往習熟崇
 尚而不以為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焉之天地間無有
 是事委諸茫昧而已耳信夫事之妄而不察夫理之真
 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為交於幽明者皆失其
 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浮偽日滋其間所謂因其說
 而為善者亦莫匪私利之流亂德害教孰此為甚故河
 南二程子橫渠張子與學者反復講論而不置夫豈好
 辨哉蓋有所不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
 推極聚散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學者誠能致知以窮
 其理則不為衆說所眩克己以去其私則不為血氣所
 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於中各有攸當
 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
 經可正也不然誑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而休於內
 一理之蔽則為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為一物之誘聞

見雖多亦鮮不為異說所溺矣葉覽為幻書無逸
為幻註詩狂也張誣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胥靡
而從之胥靡有罪之人也胥灼曰胥相靡隨也古者相
隨坐輕刑之名罪不至也刑者令衣褐帶索相車以執
役也劉原父曰胥靡說文作縉靡謂拘縉之也程子庚
桑楚篇胥靡登高而不懼被希逸口義云胥靡或曰春
之人也又則陽篇築十仞之城為胥靡之所苦也

北溪陳氏曰程子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張子云鬼神者二
 氣之良能二說皆精切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者見於

天地間言之良能言二氣之屈伸往來自然能如此大

抵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主屈伸往來者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是自然強伸往來恁地活爾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伸而來者屬陽為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為鬼如春夏是氣之方長屬陽為神秋冬是氣之已退屬陰為鬼其實二氣亦只是一氣耳天地間無物不是陰陽陰陽無所不在則鬼神亦無所不有大抵神之為言伸也伸是氣之方長者也鬼之為言歸也歸是氣之已退者也○自天地言之天屬陽神也地屬陰鬼也就四時言之春夏氣之伸屬神秋冬氣之屈屬鬼又自晝夜分之晝屬神夜屬鬼就日月言之日屬神月屬鬼又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氣之伸屬神及至收斂後帖然無蹤跡是氣之歸屬鬼以一日言之則早起日方升屬神午以後漸退屬鬼以月言之則月初三生來屬神到十五以後屬鬼如草木生枝生葉時屬神衰落時屬鬼如潮之來屬神潮之退屬鬼凡氣之伸者皆為陽屬神凡氣之屈者皆為陰屬鬼古人論鬼神大槩如此更在人自體究

問先儒謂鬼神造化之迹又曰二氣之良能潛室陳氏曰鬼神只陰陽屈伸之氣所以為寒為暑為晝為夜為榮為枯有迹可見此處便是鬼神蓋陰陽是氣鬼神是氣良良能流轉活動處故曰良能○天地造化萬物露生于天地之間者皆造化之迹也是孰為之耶鬼神也造

化之迹猶言造化之可見者非相迹之迹于今一禽一
獸一花一木鍾英孕秀有雕斷繪畫所不能就者倏忽
見于人間是孰為之耶即造化之迹鬼神也

西山負氏曰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

名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妙不測

也地之神曰示以其山用草木有形可見人之神曰鬼

鬼謂氣之已屈者也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鬼者氣

之屈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為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為鬼

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

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

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

死而言之則魂遊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

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文屈而伸也姑舉人鬼

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

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

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之

以生賴之以成此即所謂鬼神也今人只以塑像畫像

為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為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

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伊川云鬼神

者造化之迹又云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云鬼神二氣

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人

身之氣即天地之氣也

鶴山魏氏曰鬼神之說尚矣自聖賢不作正塗墮底士不知道民罔常心非置諸茫昧則休於奇衰或又諉曰夫子所不語也李路所弗知也吁是難言也其果難言也而聖謨孔彰實理莫掩其有獨不可見者乎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亘古今薄宇宙盪擊而罔息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于反之吾身而噓吸之屈伸視聽之徃來浩乎博哉妙萬物而無不在也○宇宙之間氣之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在人焉則陽魂為神陰魄為鬼二氣合則魂聚魄凝而生離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所謂精氣遊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掩者其義蓋若此而古之聖賢所貴乎知者亦惟知此而已

性理群書卷十八

鬼神總論

七

論在人鬼神兼精神魂魄

程子曰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即有無即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蓋有聲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為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邪非邪嘗聞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

不明便傳以為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邪此言極善。○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魂謂精魂，其死也魂歸于天，消散之意。

張子曰：范巽之嘗言神姦物怪，某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

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為之。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為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於人。豈謂人死之鬼，及能兼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數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

精明者能為厲彘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
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
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荀况楊雄王仲淹韓愈學
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略言者以為有數子又或偶不
言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彙覽趙高後史
記趙高秦
之宦者始皇聞其通獄法以為中車府令使殺少子胡
亥決獄由是得幸胡亥及帝崩沙丘因與胡亥李斯謀
秘不發喪即矯詔殺太子扶蘇立胡亥為帝拜中丞相
專持國政指鹿為馬朝野及目關東盜起恐見責讓乃
弑帝於望夷立子嬰為帝未幾沛公入關于嬰殺之武
后按唐書武后名嬰并州人故荆州都督士讓之女真
嗣間為才入既而黜為尼高宗崩則悅之立為后委以
政事帝崩中宗即位嬰廢之臨朝稱制殺武宗室華唐
為周自號則天皇帝寵倖僧懷義及張昌宗兄弟入宮
澆亂無度宰執扼擊在位廿年為張柬之等遷于別宮

性理書卷之

鬼神總論

九

朱子曰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為陰
而氣為陽故魄為鬼而魂為神以運言之則消為陰而
息為陽故神為神而歸為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
無魄也而必以魄為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
而必以魂為主則亦初無二理矣○問生死鬼神之理
一云問鬼神生死雖知得是一理然未見得端的曰精
氣為物踴躍為變便是主必底道理未達曰精氣疑則
為人散則為鬼又問精氣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
疑時此理便附在氣上
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為主入得之以有生

氣之清者為氣濁者為質一云清者屬
陽濁者屬陰知覺運動陽之

為也形體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子註曰

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宰形氣也

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醫家所謂陰陽不并歸是也盡則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而死矣人

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考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至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

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

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

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為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犢羊皆

是氣之雜探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

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

學者亦未須理會也問伯有之事別是一理如何曰

是別是一理入之所以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

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於一散猶寃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伯有為厲之事自是一理讀

非生死之常理人死則氣散理之常也他却用物宏取

精多族大而強死故其氣未散耳○問來而伸者為神

往而屈者為鬼凡陰陽魂魄人之嘘吸皆然不獨死者

為鬼生者為神故續梁云神祇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

終曰此二句正如俗語罵鬼云你是已死我我是未死

你楚詞中說終古亦是此義楚詞云去終古之辨之兮今道遠而來東禿靈魂之

欲歸兮何須更而忘反問既屈之中恐又自有屈伸曰祭祀致得

鬼神來格便是就既屈之氣又能伸也○問魂氣則能

既屈而伸若祭祀來格是也若魄既死恐不能復伸矣

性理書卷八

鬼神總論

十一

曰也能伸蓋他來則俱來如祭祀報魂報魄求之四方

上下便是皆有感格之理問遊魂為變聖愚皆一否曰

然又問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

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曰神祇之氣常屈伸

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

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

怪如人之凶死又僧道既死多不散僧道務養精神所以凝聚不散若

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為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

不聞其既死而為靈怪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

溫溫然熏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

城死時風雷霹于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喘

坐蓐矣他是什麼樣氣魄曰莫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散爾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發義云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於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君蒿即前所云溫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者自會笑話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

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說道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曰

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鱖魚肚裏水與鯉

魚肚裏水只一般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

水○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

前則神為主已死之後則鬼為主縱橫在這裏以屈伸

往來之氣言之則來者為神去者為鬼以人身言之則

氣為神而精為鬼然其屈伸往來也各以漸○問魂魄

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

實分數少底○魄是一點精氣氣交時便有這神魂是

發揚出來底如氣之出入息魄是如水人之視能明聽

能聰心能強記憶。有這魄便有這種。不是外面入來魄。是精魂是氣。魄主靜。魂主動。又曰草木之生。自有箇神。他自不能生在人。則心便是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是也。○問生魄死魄。白。古人只說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近時人方推得他所以圓闕。乃是魄受光。處魄未嘗無也。人有魄先衰底。有魂先衰底。如某近來覺得重聽多忘。是魄先衰。○先儒言口鼻之嚙吸。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也。只說得大槩。都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計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於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

自有。今人多思慮。後後魂都與魄相離了。○陰陽之始

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為魂。先有魄

而後有魂。故魄常為主。為幹。又曰。先輩說魂魄多不同

左傳說魄先魂。而有看來也。是以賦形之初言之。必是

先有此體。象方有陽氣來附也。○動者魂也。靜者魄也。

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為皆魂也。魄則不能

也。今人之所以能運動。都是魂使之爾。魂若去。魄則不

能也。月之黑暈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光耳。他本無

光也。所以說哉生魄。旁死魄。莊子曰。日火外影。金水內

影。說便是魂魄之說。○問氣之出入者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魄中復有魂魄。中復有魄耶。曰。精氣周流

充滿於一身之中。嘔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耳。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乎。雄之遍體。莫不皆然。○問先生嘗言體魄自是二物。然則魂氣亦為兩物耶。曰。將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為精粗也。甚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問以目言之。目之輪體也。睛之明魄也。耳則如何。曰。竅即體也。聰即魄也。又問月魄之魄。豈只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體耶。曰。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耳。月魄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問人有盡記得一生以來。曷歷事者。此是智以藏性否。曰。此是魄強。所以記得多。○問魂氣并于天。莫只是消散。其實無物。歸于天土否。曰。也是氣散。只是才散便無。如火將滅也。有煙上。只是便散。蓋緣木之性已盡。無以繼之。人之將死。便氣散。即是這裏無箇王子一散便死。大率人之氣常上。且如說話。氣都出上去。○魂散則魄便自沉了。今人說虎死則眼光入地。便是如此。○問或云氣散而非無。甚竊謂人稟得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到死後其氣雖散。只反本還原去。白不湏如此說。若說無便是索性無了。惟其可以感格得來。故只說得散要之散。也是無了。又問燈焰衝上。漸漸無去要之不可謂之無。只是其氣散在此一室之內。曰。只是他有子孫在。便是不可謂之

無○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德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恁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問遊魂為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遊字。是漸漸散。若是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疴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又之亦散。如今打麵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孩不散底。又之漸漸也。自會散。橫渠云。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之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說却似不說得。循環。

意思○甚弘。死三年而化為碧。此所謂魄也。如虎威之類。弘以忠死。故其氣礙結如此。○問鬼神魂魄就一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然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何耶。其竊謂以其屈伸往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謂之魂魄。或者乃謂屈伸往來不足。以言鬼神。蓋合而言之。則一氣之往來。屈伸者。是也。分而言之。則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也。以其可合而言。可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可分而言。不可合而言。故謂之魂魄。或又執南軒陽魂為神。陰魄為鬼之說。乃謂鬼神魂魄不容更有分別。其竊謂如中庸或問。雖曰一氣之屈伸往來。然屈者為陰。伸者為陽。往者

為陰來者為陽而所謂陽之靈者陰之靈者亦不過指
屈伸往來而為言也曰鬼神通天地間一氣而言魂魄
主於人身而言方氣之伸精魄固具然神為主及氣之
屈魂氣雖存然鬼為主氣盡則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
死曰鬼南軒說不記首尾云何然只據二句亦不得為
別矣○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也
鬼者屈也神者伸也屈者往也伸者來也屈伸往來之
謂也至言鬼神禍福凶吉等事此亦只是以理言蓋人
與鬼神天地同此一理而理則無有不善人能順理則
吉逆理則凶其於禍福亦然此豈謂天地鬼神一一下
降於人哉且如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而
福謙亦只是這箇意思蓋盈者逆理者也自當得害謙
者順理者也自應獲福自是道理合如此安有所謂鬼
神降之哉嘗讀禮記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
其所謂孔子曰神也者氣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
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
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陰百物之精神之著
也魄既歸止此則不問其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以有物
矣既只是理則安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觀禮運
論祭祀則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注謂莫無也又曰上
通無莫此說又似與祭義不合曰女子所論是無鬼神
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

或以燔燻或以鬱壘以其有氣故以類求之爾至如禍
福吉凶之事則子之言是也○橫渠所謂物怪神竅不

必辨且只守之不失如精氣為物遊魂為靈此是理之
常也守之勿失者以此為正且恁地去他日當自見也

若要之無窮求之不可知此又溺於茫昧不能以常理

為主者也伯有為厲別是一種道理此言其變如世之

妖妄者也舊說伯有為厲左傳昭七年鄭人殺鄭良霄

霄則皆走不知所性簿刑書之歲二月昭六年或夢伯

有介而行曰壬子六年三月三日余將殺帶也駒帶助

子齊殺伯有者明年壬寅七月正月廿八余又將殺段

也公孫段豐氏黨及壬子駒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

月七年正月士寅公孫段卒國人益懼其月七年二

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使有宗廟以撫之乃止子太

叔問其女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及

子產適晉趙景子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

能人生始化曰鬼既生鬼陽曰鬼用物積多則鬼厲厲

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鬼猶猶猶馮

依於人以為厲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貴子良之孫

子耳之子般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殃神諺曰積

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積也多矣

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注良立

伯有之子漢武帝時神君來上病風肅然漢書武帝元狩

世聖書卷十八

鬼神總論

七

南軒張氏曰向在淮上宿一小寺中夜聞小雞聲以數萬

計起視之見彌望燈明滿地問之寺僧云此舊戰場也

遇天氣陰晦則有此夫氣不散則因陰陽氣薄而有聲

時為大夫孔子嘗從之問樂死而血碧蜀人祀之

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與絕殊者而

上心獨喜時長陵女子因其子死悲哀亦死而靈民多

祠之武帝外祖母平原君亦性祠之其後子孫以尊顯

及仲即位置祠宮中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栢梁臺舍之

以弘死三年而化為碧按一統志莫弘資中人周敬王

氣自為聲。於人何預。人曰：鬼神之說，須自窮究，真是無
疑方得。不然，他人說得分明，亦不濟事。

龜齋黃氏曰：夫人之生，惟精與氣。為毛骨肉血者，精也。為
呼吸冷熱者，氣也。然人為萬物之靈，非木石故其精其
氣，莫不各有神焉。精之神謂之魄，氣之神謂之魂。耳目
之所以能視聽者，魄為之也。此心之所以能思慮者，魂
為之也。合魄與魂，乃陰陽之神。而理實具乎其中。惟其
魂魄之中，有理具焉。是以靜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動則
為剛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胥此焉出也。人須如此分
作四節看。方體認得著實。或問朱文公但將理與氣對
看，今先生分作四節，何也。曰：理與氣對，是自天地生物

而言。今之說，是自人稟受而言。若但言氣，大易何以謂
精氣為神。但言理，橫渠何以謂合性與知覺為心耶。此
意玩味，當自知之。若以語人，徒起紛紛也。○因論虛靈

知覺曰：人只有箇魂與魄。人記事自然記得底是魄。如
會恁地搜索思量底，這是魂魄。魄日長一日，魄是稟得來
合下恁地如月之光彩是魂。無光處是魄。魄亦有光，但
是藏在裏面。又曰：氣之呼吸為魂，耳目之精明如魄。耳
目精明是光，藏在裏面。如今人聽得事，何嘗是去聽他
乃是他自己入耳裏面。來因透諸心，便記得。此是魄。魄主
受納，魂主經營。故魄屬陰，魂屬陽。陰凝靜，陽發散。○易
云：精氣為物，精是精血，氣是煖氣。有這兩件，方始成得。

箇好物出來。如人在胞胎中。即是這箇物。骨肉肌體。是精血一路做出。會呼吸活動。是煖氣一路做出。然而精血煖氣。則自有箇虛靈。知覺在裏面。精血之虛靈。知覺便是魄。煖氣之虛靈。知覺便是魂。這虛靈知覺。又不是一箇虛浮底物。裏面却又具許多道理。故木神曰。仁是虛靈知覺。人受水之氣。其虛靈知覺。則具仁之理。木便是氣血。神便是魂魄。仁便是箇道理。如此看來。方是此溪陳氏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

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隸陽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為陽。下體為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是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為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是鬼神。○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斯言亦真得聖賢之遺旨。所謂始化。是胎中畧成形時。人物間。纔受得氣。便結成箇胚胎模樣。是魄既成。魄便漸漸會動。屬陽曰魂。及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故人之知覺。屬魂。形體屬魄。陽為魂。陰為魄。魂者陽之靈。而氣之英。魄者陰之靈。而體之精。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魄。○就人身上細論。大槩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為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

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又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為魂為神。凡屬陰者。皆為魄為鬼。人自孩提至於壯。是氣之所屬。神中。年以後。漸漸衰老。是氣之原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之屈。就死上論。則魂之伸者為神。魄之降者為鬼。魂氣本乎天。故騰上體。魄本乎地。故降中書。言帝乃祖。落正是此意。祖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者也。○易云。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言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屬乎陽。魂遊魄降。散而為變。乃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情狀。大槩不過如此。

西山真氏曰。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

性理群書卷文

鬼神總論

三

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為人。精即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即精之為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為者。即氣之所為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血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既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于天。以從陽。魄降于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為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灼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敬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論祭祀祖考神祇

程子曰致敬乎鬼神者理也。雖鬼神而求焉斯不智矣。○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尸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以恩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耳。○祖考求格者惟至誠有感必通。

上蔡謝氏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推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

性理群書卷十八

鬼神論

廿

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

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乎。○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

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什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

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

所以神明之也。○問死生之說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

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云待向你道

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此

便是答底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

用湏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沈

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者得破始得曰光
王祭享鬼神則甚白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
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
萃與渙言之如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山川何
知武王禱之者以此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
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雖斷置得去始
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
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為

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集覽武王伐商

折過名山大川致禱周書武成篇假惟一月壬辰夢死

龜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告于皇天后土

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震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

性理書卷之八

鬼神總論

廿二

朱子曰有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有一身言之我之氣即

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緣感必應○問何故天

曰神地曰祗人曰鬼曰此又別氣之清明者為神如日

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測祗本示字以有迹之

可示山河草木是也比天象又差著至人則死為鬼矣

又問既曰往為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所

謂來格亦畧有此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

蓋謂此也祭祀之禮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山川大夫祭五祀皆自蒙精神抵當得他過方慙感

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

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遺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散。非類民不祀。非猿只為這氣不相閉。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箇相閑處。○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而先生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有

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是合有的。當有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麤了。合當道合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却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上蔡言鬼神。我要有便有。以天地祖考之類。要無便無。以非其鬼而祭之者。你氣一正而行。則彼氣皆散矣。○鬼神上蔡說得好。只覺得陰陽交而有神之說。與後神字有些不同。只是他大綱說得極好。如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是合當祭。如祖宗父母。這須著盡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死人看。待他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不可者是不當

祭如開神野鬼聖人便要人遠之不要人做生人看待他可者格之。須要得他又不可者遠之。我不管他。便都無了。○問上蔡云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上兩句只是說伸而為神。歸而為鬼。底意思曰。是如此問事。此者為仁。只是說能事鬼神者必極其恭敬以感格之。所以為仁否。曰。然。問禮謂致生為不知。此謂到生為知。曰。那只是說明器如三日齋七日戒。直是將做箇生底去祭他。方得問謝。又云致死之故。其鬼不神。曰。你心不響他。便無了。又問齋戒只是要圍聚自家精神。然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不知天地山川鬼神亦只以其來處一般否。曰。是如此。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封內山川。是他是主。如古人祭墓亦只以墓人為尸。○問鬼神之義。來教云。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脉矣。某嘗讀太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理者。抑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為祖考者。蓋具於我而未嘗忘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

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掩此其苗脈之較然可睹者也上蔡云三日齊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即是祖考之來格也然古人於祭祀必立之尸其義精甚蓋又是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其散者廢乎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散非類民不祀非族曰所喻鬼神之說甚精密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處直是見得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為

是言以設教也○問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者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祿是理常只在這裏也○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聚以理為主而亦以氣魄

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事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又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謾為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

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畧為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宗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蓋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漾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箇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復而精神上合于天此是如何曰便

是又有此理問恐只是此理上合于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又問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于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且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

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甚爽鳩氏季荊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未禮合祭也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禴叔云相奪予饗蓋衛徙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為絲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

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此一作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偈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

得活難以言曉也○問死者精神既散必須生人祭祀

盡誠以聚之方能凝聚若相奪予饗事如伊川所謂別

是一理否曰他夢如此不知是如何或是他有這念便

有這夢也不可○問人祭祖先是以已之精神去聚

彼之精神可以合聚蓋為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故

能如此諸侯祭因國之主與自家不相關然而也呼喚

得他聚蓋為天地之氣他是他氣底母就這母上聚他

故亦可以感通曰此謂無主後者祭時乃可以感動若

有主後者祭時又也不感通問若理不相關則聚不得

他若理相關則方可聚得他曰是如此又曰若不是因

國也感他不得蓋為他元是這國之主自家今主他國

土地他無主後合是自家祭他便可感通○問鬼神恐

有兩樣天地之間二氣氤氳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

有感有人死為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曰是所以道

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

便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不交感

時常在否曰若不感正常有則是有餒鬼矣○鬼神以

主宰言然以物言不得又不是如今泥塑底神之類只

是氣且如祭祀只是你聚精神以感祖考是你所承流

之氣故可以感○問事鬼神曰古人交神明之道無咎
子不相接處古人立尸便是接鬼神之意○問祭祀之
理還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否曰鬼神
之理即是此心之理○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
陽各從其類求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于空虛之中以
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祀者既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
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問子孫祭祀盡其
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他魂魄只是感格其魂
氣曰燭蕭祭脂所以報氣灌用鬯所以招魂便是合
他所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不知常常恁地只是
祭祀時恁地曰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他便在然不是祭
祀時如何得他聚○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魂

又較定須是招魂求復這魄要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
活是要聚他魂魄不教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
也是要去聚得他○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齊七
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忽其聚到
得禱祠既畢誠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問祖考
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齋戒祭祀則祖考來格若祭旁
親及子亦是一氣猶可推也至於祭妻及外親則其精
神非親之精神矣豈於此但以心感之而不以氣乎曰
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
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問死者魂氣既

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項聚得此子氣在這裏否曰古人

自始死弔魂復魄立裏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

神在這裏古有饗龜用牲血便是覺見那龜久後不靈

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益傳占春將鷄

子就上面開卦便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饗龜之意

又曰古人立主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集覽齊太公

便用祭甚爽鳩氏李前逢伯陵蒲姑氏左傳魯昭二十

年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暹臺子猶馳而造焉云云昔

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

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子所願

也衛侯夢康叔云相子奪饗左傳魯昭三年衛成公夢

康叔曰相奪子饗公命祀相審武子不可祀神非其族

類不敬其祀祀鄆何事相之不饗於此久矣非衛之罪

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命衛徙都帝立夏

后胡亦都帝立按史記帝立古顛顛之猛莫為昆五氏

所居太康失政為羿所逐於河不得復反舊此其後帝

性聖釋書卷十八 鬼神總論 三十一

相徙都于此春秋時衛成公亦遷都國地今濮州是焉

東昌府晉疾夢黃熊入寢門以為歸之神左傳昭七年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

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如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

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

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黃為

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

夏郊晉侯有問賜子產首之二方澆如今祭也芒記月

令篇其神勾芒注勾芒以韓氏之子曰重木官之臣聖

神繼天立極生有功德於民故後王於春祀之饗龜記

月令篇正月命有司饗龜

龜策占兆審卦吉凶也

勉齋黃氏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

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

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

之情自有相為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及

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為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

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為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為不可信是以其說率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

北溪陳氏曰古人祭祀以魂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故或

求諸陽或求諸陰如祭義曰燔瘞音羶音薌音以蕭光

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加以鬱鬯以報魄也郊

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

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

奠然後燔蕭合羶羶凡祭謹諸此又曰祭黍稷加肺祭

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胙骨燔燎升首報陽也所以求鬼

神之義犬豕亦不過如此。人與天地萬物皆是兩間

公共一箇氣子孫與祖宗又是就公共一氣中有箇脉

絡相關繫尤親切爾上蔡曰祖考精神便只是自家精

神故子孫能極盡其誠敬則已之精神便聚而祖宗之

精神亦聚便自来格今人於祭自己祖宗正合著實處

却都箇養只管外面祀他鬼神必極其誠敬不知他鬼

神與己何相干涉假如極其誠敬備其牲牢若是正神

不敢非類必無相交接之理若是淫邪苟簡竊食而已

亦必無降福之理。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

則無其神。此說得。好誠。只是真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方有此神。苟無實理。雖有實心。亦不敢享。且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極盡其誠敬之心。與神亦不相干涉。泰山之神。決不吾享。大槩古人祭祀。必是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三日齋。七日戒。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必自有來格底道理。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論語季氏欲於泰山。注。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宗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

性理書卷廿八

鬼神總論

世二

鶴山魏氏曰。或曰。盈宇宙之間。其生生不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氣化而無有矣。而理惡乎寓。曰。是不然。先儒謂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古人備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者。將以致其如在之誠。朕發享之。其昭明。焄蒿悽愴。洋洋乎承祀之際者。是皆精誠之收。寓而實理之不可揜也。

論祭祀神祇

程子曰。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敬畏。問易言知鬼神。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統有水旱。便去廟中祈。

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邪。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只於山川外。本土人身上。討雨露。本土人身上。有雨露邪。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為靈驗耳。豈知適然。

張子曰。所謂山川門雷之神。與郊社

一作祀

天地陰陽之神。

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違。而况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謂遊魂為變。魂果何物。其遊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疑。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亡者之歸。此外學素所接據。以質成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耳。

性理群書卷之六

鬼神總論

世三

或問鬼神事。伊川以為造化之迹。但如敬與遠字。却似有跡。不知遠箇甚底。和靖尹氏正色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又如今人將鬼神來邀福。便是不敬不遠。又曰。鬼神事無他。却只是箇誠。呂堅中曰。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曰然。

朱子曰。地祇者。周禮作示字。只是示見著見之義。○地之神。只是萬物發生。山川出雲之類。○鬼神。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諸侯祭境。向名山大川。定是有箇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箇門行五竈中雷。今廟宇有靈底。亦是山川之氣會聚。

處久之彼人強繫頓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
了○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
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特自家祭其
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
從而來又妄誕○問天神地示之義○曰注疏謂天氣常
伸之謂神地道常默以示人謂之示○問鬼者陰之靈
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雷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
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
否○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為也○五祀
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雷蕪統陰陽
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問子之祭先祖固是以
氣而求若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否○曰子
之於祖先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
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祭亦有
氣類焉得而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故今祭社亦是從
氣類而祭焉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必於學其氣類
亦可想問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則祭之其神可致人
死氣已散如何致之○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
畢竟是因何有此其所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
相傳到此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
人入自當報之古人祀五入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
生底神道緣衆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吳

恭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為害緣是他
見得無這物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
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問道理有正則有
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
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
若是王道脩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繹了。一云老子云以道治
世則其鬼不神此有理行正當 集覽吳恭伯伍子胥廟
事人自不作怪棄當則妖興 披一統志恭伯廟
在蘇州府昌門內秦伯周太王長子 於吳越王錢鏐從
以為君漢郡中藥劾初錠嗣於昌門外吳越王錢鏐從
於此宋號至德廟以延陵李字配享自唐始。伍子
胥廟在蘇州府城西四十里員字子胥仕吳以諫被諫
而死浮尸于江吳人憐之置
廟江上盤門內亦有廟祀焉。

北溪陳氏曰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尸誠以天地山川只

性理群書卷廿八

鬼神總論

卅五

是陰陽二氣用尸要得二氣來聚這尸上不是徒然歆

享所以用灌用燎用牲用幣火要盡吾心之誠敬誠敬

既盡則天地山川之氣便自聚。○天子是天地之主天

地大氣關係於一身極盡其誠敬則天地之氣關係有

感應處諸侯是一國之主只祭境內之名山大川極盡

其誠敬則山川之氣便聚於此而有感應皆是各隨其

分限小大如此。○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說得圓而盡

如正神能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

易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敬而遠遠而敬始兩盡幽明

之義文公論語解說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

神之不可知此語示人極為親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須是盡事人之道則事鬼之道斷無二致所以發子路者深矣

論生死

程子曰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畧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不和則死○合而生非來也蓋而死非往也然而精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五峯胡氏曰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真者生聚而可

性理群書卷十八

鬼神總論

共六

見則為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為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之

朱子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問死生一理也死而為鬼

猶生而為人也有去來幽顯之異耳如一晝一夜晦明雖異而天理未嘗變也曰死者去而不來其不變者只是理非有一物常在而不變也○問人死時只當物稟得許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曰如此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物稟得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

魯齋許氏曰人生天地間生死常有之理豈能逃得却要

尋箇不死寧有是理性理群書集覽卷之二十八

性理一

性命

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物之謂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張子曰天授於人則為命人受於天則為性

龜山楊氏曰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孟子道性善蓋原於此

性命總論

乙

華陽范氏曰性者天所賦於人命者人所受於天

朱子曰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命猶誥勅性猶職事情猶施設心則其入也。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賦者命也所賦者氣也受者性也所受者理也。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問性命曰氣不可謂之

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非以氣為性命也

問天曰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

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為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曰。然。問。看道理須尋根原來處。只是就性上看否。曰。如何。曰。天命之性。萬理完具。總其大目。則仁義禮智其字。遂分別成許多萬善大綱。只如此。然就其中。須件件要徹。曰。固是如此。又須看性所因。是如何。曰。當初天地間。元有這箇渾然道理。人生稟得便是性。曰。性只是理。萬理之總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間公共之理。稟得來便為我所有。天之所命。如朝廷指揮。差人去。去做官性。如官職。官便有職事。

北溪陳氏曰。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汎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為我所有。故謂之性。性字從生。從心。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其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故程子曰。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文公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乎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箇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

其中為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箇理不雜乎氣而為言耳如天命之謂性五十知天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等命字皆是專指理而言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就元亨利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道即此道之流行賦予於物者而言則謂之天命如就氣說却亦有兩般一般說貧富貴賤壽夭禍福如所謂死生有命與莫非命也之命是乃就受氣之短長厚薄不齊上論是命分之命又一般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氣之清濁不齊上論是說人之智愚賢否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處為元於時為春物之發達處為亨於時為夏物之成遂處為利於時為秋物之歛藏處為貞於時為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著而言故謂之正自其歛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命猶令也天無言做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氣到這物便生這物氣到那物又生那物便是分付命令他一般

元亨利貞流行四時而謂之命者也。人之德孰為善仁義禮智備具一心而謂之性者也是善也。天所付於人所受於天也。天之付於人者公而不私。人之受於天也同而不異。雖或氣質之不齊而其善則一也。不必皆自誠而明之聖也。不必皆自明而誠之賢也。夫所生之民無不有是則人所秉之彛無不好是德也。人之善也猶水之下。天之所樂於為善猶水之所樂於就下也。無他順其自然而已矣。

性

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氣不相遠也。人

性善書卷九

性善總論

四

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人之性果惡耶。

則聖人何為能反其性以至於斯也。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

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者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

為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為五者以別之。名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傳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

存歟。或曰。某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曰。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

延平李氏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謂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也。惟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理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性理書卷之九

性善總論

五

朱子性圖

性善

性無不善

惡

惡不可謂從善中直下來。只是不能善。則偏於一邊為惡。

善

發而中節無徃不善

朱子曰。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生之理謂性。性則絕是善底。性是天生成許多道理。散在處為性。性是實理。仁義禮智皆具。性天理也。理之。具便是天德。在人識而體之爾。問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稟得言之否。曰。繼之者成之者性。這箇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無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理。問先生謂性是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總成箇人影子。許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間隱

便是仁之善。蓋惡便是義之善。到動極復靜處。依舊只是理曰這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這須就那地頭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善在先。性在後。是發出來。方生人物。發出來是善。生人物便成箇性。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或舉孟子道性善曰。此則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問性既無形。復言以理。理又不可見。曰父子有父子之理。君臣有君臣之理。

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著這道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纖毫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不。只是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後自家身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蓋是天下道理。

尋討將去。那裏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上體驗。一性之內。便是道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不特自家道理也。有不特甲有乙也。有天下事都恁地。性者。道之全體。心者。性之郭郭。康節這數句極好。蓋道即理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道也。然非性何以見理之所在。故曰性者。道之形體。仁義禮智。性也。理也。而具此性者。心也。故曰心者。性之郭郭。問性者。道之形體。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冲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為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因言性之何

是道之形體陳淳曰道是性中之理曰道是汎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道在事物之間如何見得只就這裏驗

之一作反

之身而求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道是在物之理性

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道之常于便是性划破問性物我皆有恐不可分在己在物否曰道

雖無所不在須是就已驗之而後見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若不就已驗之如何知得是本有天敘有典是

天底自我驗之方知得五典五惇天秩有礼是天底

自我驗之方知得五禮有庸陳淳問心是郭郭便包了

性否曰是也如橫渠心統性情一句乃不易之論孟子

說心許多皆未有似此語端的手細看便見其他諸子

性理書

性命總論

七

等書皆無依稀似此。問所謂道之形體如何曰諸先

生說這道理却不似邵子說得最著實這箇道理總說

出只是虛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

實有不須談空說遠只反諸君身求之是實有這箇道

理還是無這箇道理故嘗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

之吾性分之內邵子忽地自說出幾自最說得好又曰

天之付與其理本不可見其總要却在此蓋人得之於

天地元無欠缺只是其理却無形象不於性上體認如

何知得程子謂其體謂之道其用謂之神而其理屬之

人則謂之性其休屬之人則謂之心其用屬之人則謂

之情又曰道是採用處見於行者方謂之道惟是那

骨子性是體道是用如云率性之謂道亦此意。答張敬夫曰性不可以善惡名蓋善者無惡之名夫其所以有好有惡者特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有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答胡廣仲曰天命之性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為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又曰伊川云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詳味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耳當此之時心之所有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偽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与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字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也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却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

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既以靜為
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
靜字為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為性天下
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拜與其真而無之此韓公
道無真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真
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但
言其初未感乎物明道云人生而靜之上不容說終說
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靜之未發但於
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真以靜狀性也書稿後復補其意
曰如廣仲之言既以不為天地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真
妄動靜言是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
性理辭書卷之九 性命總論 九

應之宜曰善惡也真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
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為善不與動
對則不名為靜矣既非妄又非真則亦無物之可指矣
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真而未始有妄也主乎
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真妄動靜凡有對待皆可以
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
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既不出此而他所有
言亦多曠闕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
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
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知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
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真靜之說以

真為本體靜為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
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真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
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歟如此則文義備
矣。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
渾然大理也感物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
理之發也。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
之欲此亦未是不善至於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
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及躬天理滅矣方是惡故
聖賢說得惡字煞遲。荅林擇之曰靜字乃指未感本
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真湛然而已豈非
當體本然未嘗不靜乎惟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既
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故嘗以為靜者性之貞也。諸
儒論性不同非是於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著。

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七只是不識性字楊子鶴

突突荀子又所謂隳趾爬痒。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

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其在諸

子中最為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

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

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奇虛空底物裏面包

得四者今人却為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

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總見說四者為性之體便疑實

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着行也須知性之為

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
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
亦非有墻壁透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
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
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
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者摸處故只可於用處
看使得力耳

南軒張氏答胡伯逢曰性善之說詳程子之言謂人生而
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
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但請詳
味此語意自可見大抵性固難言而惟善可得而名之
性理釋書卷九 性命總論 十一
此孟子之言所以為有根柢也但所謂善者要人能明
之耳若曰難言而遂不可言曰不容說而遂不可說却
恐渺茫而無所止也

東萊呂氏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命之謂性也若有
恆性率性之謂道也

或問性中具仁義禮智道德如何潛室陳氏曰行是四者
即為道得是四者即為德

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
理者為道此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為善乃是
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

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
方行者也到成此者為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
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
對是即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
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
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
字為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
人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
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
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
來而非有二本也易三言周子通書及程子說已明備
矣至明道又謂孟子所謂性善者只是說繼之者善也
此又是借易語移就人分上說是指四端之發處言之
而非易之本旨也

性理書卷九

人性命總論

二

西山真氏曰仁義禮智信之性古人謂之五常君臣父子
夫婦昆弟朋友之道古人亦謂之五常以性之體而言
則曰仁義禮智信以性之用而言則曰君臣之義父子
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實則一而已天
下豈有性外之理哉

人物之性

程子曰天降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
形各正性命是所謂性也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

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
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
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
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禽獸與
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
待教如芣菜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斲喪處極多
只有一件嬰兒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
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為不然者此
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
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然不害為一若乃孟
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鉛鐵性殊點化為金
則不辨鉛鐵之性。人之於性猶菴之受光於日日本
不動之物

性理群書卷廿九

性命總論

十三

張子曰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
之性也莫非固有。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開開塞所
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
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雖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
于天道與聖人一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

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時蔽有淺深故別
而為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為強柔至於理之所同然
雖聖愚有所不具盡已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

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稟有多寡故為強柔直有偏正故為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可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盡盡也已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成矣

河東侯氏曰萬物資始於天天所賦與者為命命天之所命也物受命於天者為性性物之自有也草木之不齊飛走之異稟然而動者動植者植天機自完豈非性乎馬之性健而健牛之性順而順犬吠盜雞司晨不待教而知之豈非率性乎

性理群書卷之九

性命總論

十四

朱子曰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天下無無性之物。蓋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問性具仁義禮智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之道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尋常昆蟲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人物之生其賦形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性者初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物物運動蠢然若與人無異而人之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則無也。當時所記改人之文字為性字始兩存之。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

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已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而卒謂塞者卒不可開專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是也又閔人之習為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可復反矣曰勢極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用力之多寡耳。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或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何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寸之初集註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選了二義多便選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

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他這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

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一作以不

則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如猶類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如世上。問性為萬物之一

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已有是而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問呂與叔云性一也流

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廷之中

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爾竊謂此言分別得性氣甚明若移此語以喻人物之

性亦好須譬以日為喻以為大明當天萬物咸覩亦此日耳節屋之下容光必照亦此日耳日之全體未嘗有

小大只為隨其所居而小大不同耳不知亦可如此喻人物之性否曰亦善。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

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

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

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

人便最靈於他物。只不會說話而已。到得夷狄便在人與禽獸之間。所以終難改。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竅之受光。有大小也。人物被形質局定了。也是難得開廣。如螻蟻如此。小便。只知得君臣之分而已。或說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於白碗中。是一般色。及放黑碗中。又是一般色。放青碗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如一江水。你將杓去取。只得一杓。將碗去取。只得一碗。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

理亦隨以異。問人則能推物。則不能推。曰謂物無此理。不得只是氣昏。一似都無了。或問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網緼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為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為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

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為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為知覺為運動者此氣也為仁義為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格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闢於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為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為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大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以是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註或問異同為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曰此論得甚分明且有條理。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癩之知祭犬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問虎

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獮之報本睚鳩之有別物雖
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二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
之全體乃為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
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事
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問人與物以氣稟之
偏全而不同不知草木如何曰草木之氣又別他都無
知了。或問通蔽開塞張橫渠呂與叔說孰為親切曰
與叔剖分明似橫渠之說看來塞中也有通處如猿狙
之性即靈猪則全然蠢了便是通蔽不同處本乎天者
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知人頭向上所以最靈草木頭向
下所以最無知禽獸之頭橫了所以無知猿狙稍靈為

他頭有時也似人故稍向得上。問程子云人與物共

有此理只是氣昏推不得此莫只是大綱言其本同出

若論其得此理莫已不同而曰同曰既同則以分人物

之性者却是於通塞上別如人雖氣稟異而終可同物

則終不可同然則謂之理同則可謂之性同則不可曰

固然但隨其光明發見處可見如蜂蟻君臣之類但其

稟形氣別則無復與人通之理如狝猴形與人略似則

便有能解野狐能人立故能為怪如猪則極昏如草木

之類為枝牡丹乃發出許多精英此最難曉。一草一

木皆天地和平之氣。答徐子融曰程子言性即理也

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

理者也張子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
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
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
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
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
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唯入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
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
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罔亦有僅存而不昧者
然欲其克已復禮以為仁善善惡惡以為二則有所不
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
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
為一物之理雖若不可復論仁二禮智之彷彿然亦不
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又謂枯槁之物只
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猶可笑若果如此則
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虛蓋由
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
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
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况亦非獨周程張
子之言為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
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
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
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來喻

木燒為灰灰陰為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
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徐子融謂枯槁
之中有性有氣故附子熱大黃寒此性是氣質之性陳
才卿謂即是本然之性曰子融認知覺為性故以此為
氣質之性性即是理有性即有氣是他稟得許多氣故
亦只有許多理才卿謂有性無仁此說亦是是他元不
會稟得此道理惟人則得其全如動物則又近人之性
矣故呂與叔云物有近人之性人有近物之性蓋人亦
有昏愚之甚者然動物雖有知覺才死其形骸便腐壞
植物雖無知覺然其質却堅久難壞。問會見答余方
叔書以為枯槁有理不知枯槁瓦礫如何有理曰且如

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為附子附子不可為
大黃。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不有此
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因行街云階磚便有磚之理
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
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費窳
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這是
理元如此。問竊謂仁義禮智信元是一本而仁為統
體故天下之物有生氣則五者自然完具無生氣則五
者一不存焉只是說及本然之性先生以為枯槁之物
亦皆有性有氣此又是以氣質之性廣而備之使之兼
體洞照而不偏耳曰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

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為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為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終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木是得陽氣，木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鴟之類是也。唯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復悅澤。他本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耀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意否？曰：只看戕賊之便，彫悴亦是義底意思。○看茄子內一粒是一生性。

皆具天地之性虎狼有父子之仁蜂蟻有君臣之義
鴉有夫婦之別鴻鴈有兄弟之序鷦鷯有朋友之情若
此者豈非天地之氣而人獨為貴者何哉物得其偏人
得其全也

南軒張氏曰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
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
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
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
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夫氣之正幼不
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為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惟
人全夫天地之形故有所主宰而為人之心所以異乎
庶物者獨在於此也

性理書卷九

性命總論

三

北溪陳氏曰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五行之氣本只是一

氣分來有陰陽陰陽又分來為五行二與五則管分合

運行便有參差不齊有清有濁有厚有薄且與人物合

論同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通

物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却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

天足方君下象地北極為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會穴

在頂心却向後日月來往只在天之南故人之两眼皆

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

所以為得氣之正如物則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

却在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壅塞人得五

行之秀故為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如火而藏在裏
許所以理義皆不通。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
不分曉只管分看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
然一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亂所以謂之命謂之性者
何故大抵性只是理然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
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
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張子曰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就孟子浩然之氣塞
乎天地句撥一字來說氣帥字只就孟子志氣之帥句
撥一字來說理人與物同得其春之氣以生天地之氣
只一般因人物受去各不同類則五行之秀正而通所
以仁義禮智粹然都與物異物得氣之偏為形骸所拘
所以其理閉塞而不通人物乎以為理只一般只是氣
有偏正故理隨之而有通塞耳

07553

